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世纪末的沉思

钱理群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世纪末的沉思

钱理群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午夜散文随笔书系

世纪末的沉思

钱理群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7.125印张 136,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1.30元

ISBN7-202-02080-7/I·463

总 序

汪曾祺

中国散文，浩如烟海。

先秦诸子，都能文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从容潇洒。孟子滔滔不绝。庄子汪洋恣肆。都足为后人取法。

中国自来文史不分。史书也都是文学。司马迁叙事写人，清楚生动。他的作品是孤愤之书，有感而发，为了得到同愤，故写得朴朴实实。六朝重人物品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史记》、《世说新语》影响深远，唐宋人大都不能出其樊篱。姚鼐推崇归有光，归文实本《史记》。

中国游记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郦道元《水经注》写三峡，将一大境界纳为数语，真是大手笔。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鱼之动态写水之清幽，此法为

后之写游记者所沿用，例不胜数。

韩愈文章，誉毁不一，我也不喜欢他的文章所讲的道理，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特点：注重文学的耳感，即音乐性。“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读来朗朗上口。“上口”是中国散文的一个特点。过去学文章都要打起调子来半吟半唱，这样才能将声音深入记忆，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40年代。自40年代至70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冲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

“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

文章的雅俗文白一向颇有争议。有人以为越白越好，越俗越好。张奚若先生在当文化部长时曾讲过推广普通话问题，说“普通话”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话犹如此，文章就得经过加工，“散文”总是散文，不是说出来的话，就是散文，那样就像莫里哀戏中的人物一样，“说了一辈子散文”了。宋人提出以俗为雅。近年有人提出大雅若

俗。这主要都是说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当代散文是当代人写，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不妨稍多，但是过多的使用口语，甚至大量地掺入市井语言，就会显得油嘴滑舌，如北京人所说的：“贫”。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我和这套文丛的作者都不熟，据闻大都是中青年文艺理论家，他们的文章较有深度，有文化气息。他们是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中坚的，希望他们既能继承中国散文的悠久传统，并能接受外国散文的影响，占一代风流，携百年余韵，是为序。

目 录

逝去的生命	1
童年的梦	3
悼“第一个倒下者”	5
给亡友	8
哭好哥	12
哦，你是我的父亲	22
这也是一种坚忍和伟大	28
无以表达的悔恨	32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38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55
岁月无情又多情	59

远忧近虑	63
知识者“想”与“说”（“写”）的困惑	65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	82
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对话	90
关于“读书”的口号	100
自说自话：我的选择	103
一代人的选择	109
同代人的观察与理解	111
“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117
忠实于自己	123
无边心事见真情	127
我们相“通”又相“隔”	132
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	135
部分当代青年眼里的鲁迅	152
鲁迅与九十年代北大学生	172
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	184
乡之子的漂泊与困守	190
学术的追求	197
片断思考	199
也说“语文与人生”	210

展望：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

214

后记

217

逝去的生命

童年的梦

作为书斋里的学者，整天在历史的尘埃中爬梳，心境也变得苍凉。可是有一天，突然从灰黄的纸页——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发现了自己的“童年”，仿佛是沙漠中的清泉，晃动得睁不开眼。那分明是自己的名字：“中大附小钱理群”，又是那样一个诱人的题目——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上，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繁嚣的上海，风景幽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啊！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空中去和小鸟、蝴蝶舞蹈，和白云赛跑，数一数天空中亮晶晶的星儿，去拜访月宫中寂寞的嫦娥，和白雪般的玉兔玩耍。可惜我没有翅膀，假如有了翅膀，是多么有趣啊！

一个九岁孩子的“梦”，但又是怎样地牵动着我的生命的旅程：多少次飞翔，又坠下，多少回挣扎与失落！

如今再也飞不动了，却又面对着这生命的重新扣问：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

假如……假如一切从头开始……

我将再一次选择飞翔。

同时准备着它的跌落——更沉重的跌落！

1993. 5. 17 急就于北京燕园

悼“第一个倒下者”

多少次了：摊开纸，想为纪念全字写些什么，却一个字也写不出。

一个字写不出，却想得很多，很多。

不只想到全字，更想到我自己，想到我们的同时代人。

是的，我和全字，正是同时代人——50年代初期金色的童年编织理想的梦的热情，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火红的时代”里信仰主义的虔诚，70年代动乱年头重新思索一切的彷徨、痛苦，80年代历史新时期泥泞中创业的艰难……，我们都是共同体验过的。

时代先赋予我们热情、天真的理想主义的气质，接着又教我们懂得世故，现实。

一次次的磨难，使我们变得似乎坚强，而我们内心却十分软弱；我们愤世嫉俗，又忍辱负重。

历史的使命感使我们强烈地要求为事业献身，无情

的现实却使我们不得不瞻前顾后。

我们的心向着未来，羡慕着青年人的勇敢；行动却往往为古老的鬼魂所牵绊。

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在许多人心目中，我们却是无出息的一代。

夹在老年与青年，历史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中间，我们身心憔悴；我们惟一的依靠，就是几十年苦斗中炼就的内在的坚韧力量……

然而，再坚韧的弓弦也会绷断——全宇生命的断裂就是一个信号。

因此，当全宇夫人告诉我，全宇临终前一再呼喊：“我的书，我的书还没有出呀”时，我的灵魂受到了震动。

我觉得，全宇生命的断裂以及他的呼喊，都是带着历史的悲壮性的。

这是历史的一页——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我想起了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引导我们走向人生的一本书：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

全宇，你能够这样说么？

写于1983年8月

〔补记〕

这篇写于十年前的悼文却未能发表——文章原是为朋友们拟编的“纪念文集”而写的，随着计划的流产，这篇短文也就埋葬在文稿堆里了。

但它始终“压”在我的心上，使我不得安宁。全宇

当年没有立“坟”，如今自然也见不到坟草青青；但这深藏着的“纪念”却无论如何应该“出土”了。

重读之后，依然写不出一个字。

眼前却晃动着鲁迅笔下的“死火”——

全字是我们这批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中第一个“倒下者”，他怀着未及燃烧即被“冻灭”的遗恨而死不瞑目；而我们呢，尽管一次又一次地“燃烧”了，留下了一本本“骨灰”，但等待着我们的，不依然是“烧完”么？

但我们仍如鲁迅另一篇散文诗《秋夜》中的小青虫，向着那灯上的“火”撞去，倒下，再撞去……

这就是“历史”？这乃是“宿命”？——想不明白，说不清楚。

1993年11月20日急就

给亡友

尚沸：

原谅我，你“走”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实在没有勇气正视这残酷的事实：你我已分居两个“世界”，这是封无法投递的信件。

但你给我的信还留在我这里，那是去年五月份你在专区医院住院时写的：你用平静的语气向我通告，病员名板上你的名字下“标着‘双箭’符号，亦为‘重危’病人”；但你却不知道，收到你的信时，我也躺在病床上，和你想着同一个字。我更惊喜地发现，这一回我们的态度竟又是这样的一致；你在信中说：“尽人事（主客观的努力），听天命（发展的必然）吧”，这也正是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对身边的亲人、学生说的话。我于是想到我们俩大概都是鲁迅所说的“死的随便党”，对于终将到来的“最后”并没有多少的恐惧，只焦虑所剩时间不多，要“赶紧做”：我完全能体会你在信中向我宣布你的新写作